

“万物有信书系”—— 万物苏醒 世界辽阔

使用社交媒体的人都有过这种感受:既希望被人关注,也希望去关注别人特别是喜欢的人。这也是万物互联的含义。创作“万物有信书系”,就是为了让动植物与我们连接,我们看到它们的生活,它们也被我们所了解。万物有灵,万物平等,世界因此变得更辽阔。

“万物有信书系”有三本,分别是《土拨鼠给闪电写信》《喜鹊给麦穗鱼写信》《沙粒给云雀写信》。在一个名为“万度苏”的草原上,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和无生命的器物相互之间写信、回信。它们是谁呢?有月亮、野蜜蜂、胡枝子、云杉、灰尘、镜子、风、门、苔藓、风滚草、白唇鹿、燕子、黏豆包、博格达山、羌木伦河等等。这个地方很奇特,它们不遵守动物、植物这种划分,彼此平等,都有话说。它们说什么呢?说早晨的阳光照在河流的波浪上如同金蛇狂舞,说月色为黑松林的松针裹上白霜,说风、云彩、牛羊和牧民的生活。它们喜欢在信中描画对方的形象。蝴蝶给波斯菊的信里写出了波斯菊在风中起舞的身姿。波斯菊在回信中描述蝴蝶梦幻般的飞行。这些信构建了一个多维、立体、湿漉漉的大自然。信中不仅谈大自然,还谈到爱、尊重、信任、包容、友情、别离、重逢,更有正直、善良、博爱。自然的辽阔与细微如同神迹。

这是写给孩子们的书。孩子们不想听刻板说教,这些信像古老的说书人一样,下笔就是故事,让故事像蜂蜜一样黏住孩子们的目光。但仅仅是故事还不够,孩子们喜欢风趣的述说。我有意在知识性的描述中加入欢乐的成分,以及民间故事和神话的元素。写完初稿,我拍拍电脑,暗想这里面藏着多少孩子们的笑声啊。给孩子们写书,知识是真,良知是善,而美却包含很多内容——简洁生动的语言之

美、真诚质朴的情感之美、深入浅出哲思之美。美是童书的内核,如果不把美送到孩子心里,那就浪费了。

为什么要写这些?我一篇散文的题目可作注解——《爱是眷恋,如从头顶飞过永不再见的小鸟》。我眷恋万物,为每一次相逢与别离倍感珍惜。霜降之日,我看到青草结上白霜,它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,心里为此难过。想跟它们一一告别,尽管这不可能。夏季的草原,野花开得那么骄傲美丽,我想到了秋天,野花就会枯萎,这有多么可惜。在树林里,我喜欢把脸贴在树上,跟树拥抱。我愿意倾听藏在草丛里的泉水细碎的流淌声。潜意识里,我巴不得听到所有动植物的的心声,包括无生命的岩石苔藓的话语,无形象的风的话语。我想它们比人类更爱大自然,更看重相互依存,更懂得珍惜生命。

蒙古栎树给勒勒车辙写信:“草原脆弱,用铁锹挖一个坑,流沙会冒出来。汽车在草原上开两个来回,被轧的青草将会死去,不再复生。”骆驼给小叶椴树回信:“人们说这里荒凉,我没这种印象。没有房子,没有高大的乔木,没有河流就荒凉吗?大自然的每一处景观都独一无二,况且戈壁滩有我最爱吃的骆驼刺。”所有的故事都暴露在大家眼前:动物那么腼腆,昆虫甚至羞涩,树木也会发怒,云彩很笨,野兔比人更重视友情,绿头鸭时时刻刻惦记着岸上的白桦树。

我不满足于写一个故事,我想把故事的背景写出来——写一棵白桦树,要写出它背后的云杉与脚下开紫花的唐松草,也愿意把声音写出来:流水声、风声和鸟的歌唱。没有色彩和声音的大自然何等苍白!希望这套书中的“万度苏”草原和真实的大自然一样生动。

来源:人民日报

新来识得旧书香



对于大多数事物,人们都是喜新厌旧的。新衣服让人更精神,新手机的功能更强大,新宾馆的设施更齐全,新看到的风景赏心悦目,新掌握技能会增加自信……这也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,各种事物的更新迭代纷至沓来,人们不断经历新陈代谢,也乐于见证形形色色的“新”取代各种各样的“旧”——“新”成了某种带有进化论意味的价值观。

然而有一物,未必新胜于旧——那便是书籍。新书固然令人欣喜,它们或蕴含新知灼见,或披着新颖别致的形式外衣。但相较于那些历经时光长河冲刷仍熠熠生辉的旧籍,新书尚需岁月这位最公正的裁判官为其褪去浮华外衣,涤净思想杂质,方能显露出温润如玉的质地与浑厚如钟的底蕴。

人生海海,真正能镌刻灵魂的书籍不过寥寥。这些书往往不是追新逐异的时髦读物,而是沉淀着时光重量的旧典。若论专业研究,自当追逐学术前沿;但就广义阅读而言,唯有经典旧书方能构筑思想基石——我们穷尽一生阅读的万千书卷,最终沉淀为精神原型的,不过是指尖可数的几部。这跨越东西的文明共识,恰似英国哲人怀特海所言:西方两千年哲学史,不过是柏拉图思想的连绵注脚。而在东方,自轴心时代绵延的阐释长河——诂训传注、笺说解义、疏释论述——始终奔流不息。那些关于人世沧桑的古老智慧,非但未曾蒙尘,反在后人的反复摩挲中愈发澄明。正如人性亘古如月,这些旧籍的智慧光芒便永不褪色。地心说可废,奴隶制当除,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仍在我们意识深处投下光影;“天行健”的训诫,“博文约礼”的箴言,依然在当代生活中激起回响。孟子揭示的恻隐之心,更在代代辩难中焕发新生——旧书的魅力,正在于这种历久弥新的思想张力。

科技著作的命运往往在诞生时便已写就,如草木荣枯般更迭不休;而人文旧籍却似陈年佳酿,时光反为其增添醇厚。那些泛黄的书页虽褪去鲜亮外衣,却将智慧结晶封存如琥珀。我在大学时光里,总爱在旧书摊间寻觅珍宝:周振甫《文章例话》的毛边书页记录着无数求知者的指纹,《辛稼轩诗文钞存》的斑驳墨迹沉淀着家国情怀,朱生豪译莎翁悲剧集的脆薄纸张间仍跳动着文艺复兴的脉搏。这些与我生命交织的旧书,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犹如中流砥柱,提醒着我们:真正的“书香”绝非油墨气息,而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。

当指尖掠过那些脆如秋叶的书页,我们正与往圣先贤进行着跨越千年的灵魂共振。即便书籍化身电子字节,其中奔涌的思想血脉永不凝固。在语词的密林里,无数素未谋面的目光于此交汇,为新潮迭起的时代留下历久弥新的精神坐标。

来源:民生周刊

